

集部

皇霸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燕

惠王 姬姓名樂資昭王子立七年為相成安君公孫操所弑其先武王封同母弟召公奭於燕

遺樂毅書

毅為燕伐齊大破之遂屠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刼代毅毅去之趙單大破燕軍殺騎刼盡復取七十餘城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乃遺毅書毅使人獻書報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顧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皐之也寡人之皐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皐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

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令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臯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

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栁下季為理於魯三黜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栁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也寧故國耳栁下季不以黜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辠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諺曰仁

不輕絶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絶厚利者怨也

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

皐君豈怨之乎顧君捐怨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

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

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功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

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此劉向新序所載以為惠王與樂毅書併有毅

報惠王書徃復辭旨頗相酬合國策史記並謂燕王喜

與樂間先大夫宛溪先生每言文義可疑不似與間者

愚按書有曰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又云今君厚受

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間之封昌國君於

燕要以其父殺故耳何嘗有恩遇綢繆如書所稱述哉則新序之惠王與毅者近是矣且向去太史公亦不遠也

樂毅 樂羊之後本魏人爲魏使於燕遂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封昌國君

報惠王書

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辠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辠而不敢有辭說令王數之以辠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

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受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錯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辠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

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歴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

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
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
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
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
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
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
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

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信親交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並新序

樂毅報惠王書

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

郎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刼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刼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郎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刼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史記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先王舉國以下赤牘清裁作惠王與毅書王云樂君報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忠志按國策史記並不言書今存于注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辠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辠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辠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

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賔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辠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鋭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歴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

辜無辠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孼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

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毁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戰國策

同前史記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辠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辠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惠王書其庶乎知幾合道以禮始終者與

燕王喜惠王曾孫孝王子立三十三年為秦所虜而燕亡

遺樂間書

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居燕三十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計欲攻趙而問於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燕軍禽栗腹樂間入趙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與趙和王乃遺
間書間怨不用其計卒留趙不報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
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
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
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㬥之也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㬥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
必有㬥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

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㫺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

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葢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

故國爾栁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辠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辠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

書謁之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

無名氏

獻燕王噲書

噲易王子立三年讓國子之又三年齊伐燕噲死

或獻書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陳師道曰此當是昭王時

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

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

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戰國策○鮑彪云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蘇代東周雒陽人蘇秦弟與兄屬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自宋遺昭王書

代與燕相子之婚乃使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因言齊王之不信其臣不能霸以動燕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立昭王代歸齊復之宋齊攻宋急代遺昭王書昭王善其書乃召代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

宋肥雠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

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賔客秦秦挾賔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

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令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

若説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説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戰國策○昭王者秦昭王涇陽高陵並昭王母弟

同前　史記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

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

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自齊獻昭王書

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以書自白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女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

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
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
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
其兵令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
而不言燕令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
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
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戰國策○所處重卯一作所重處重留○陸深
云燕昭即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至燕在十七年
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彊志未逞也

蘇代之徒為之間齊離燕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騎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以此勝何暇乎代之為哉代之輕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太子丹 燕王喜子

與麴武書 麴武史記作鞠武

丹質于秦逃歸怨秦欲報之與其傅麴武書○史記丹因武得交田光先生而田光言其友荊軻於丹使刺秦王不中以死秦伐燕燕王喜斬太子丹以獻然秦竟滅燕

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國長于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

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受辱以生也眞正所羞之見却以窺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令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內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劒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

日於天地死懐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抑亦大夫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燕丹子○真正二句無以為歎竝有脫誤

代

代王嘉本趙公子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燕亡代亦為秦滅

遺燕王喜書

秦所以猶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史記

皇霸文紀卷九

皇霸文紀卷十

明 梅鼎祚 編

趙

趙鞅

文子武之子謚簡子趙正卿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賜以趙城因氏烈侯籍始為諸侯

與子伯魯無恤書

趙簡子大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一書牘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是為襄子

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 韓詩外傳

武靈王 名雍肅侯子立二十七年傳位少子何自稱主父

番吾勒跡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番吾刻疎人跡其上而勒之銘曰〇文心雕龍趙靈勒跡於番吾此後世題名之始

主父嘗遊於此

程本 晉人字子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趙聘不起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今傳者有

劉向校定序漢藝文隋唐宋志悉無其目呉競李淑二家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

答趙簡子書

子華子違趙燭過典廣門之左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賓也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行五日矣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再拜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簡子得書台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

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𤰝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蘇厲子華泰弟見兄遂亦皆學游說子

上惠文王書惠文王名何武靈王少子趙至武靈稱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按此齊閔王時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

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彊弩坐羊腸之上郎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

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主嘗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抵辠取伐臣恐其後事

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戰國策○東一作畜䎡柞酬酢同逆一作遇原作吾危一作抱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户皆近趙○齊乃西師以下齊原並作韓○按策多為韓言乃趙籍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强為之說鮑専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同前 史記

惠文王十六年秦與趙擊齊齊人患之故

厲為齊遺趙王書趙乃輒謝秦不擊齊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

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徴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令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

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齊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

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令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諒毅

為趙獻秦昭王書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孝成王使賀三反不得通憂之諒毅者辯士也親受命而往至秦

獻書昭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殺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

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君若無辠願大王無絶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戰國策

無名氏

為齊獻孝成王書王名丹惠文王子

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寳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

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戰國策

山陽侯天使神

遺趙毋卹書

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祀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闢地千里

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頔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　史記

同前 風俗通

毋卹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胷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

黑姑

魏

無名氏

爲魏獻秦昭王書　魏哀王時

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爲之辭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

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彊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

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戰國策○鮑彪云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錯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

曲沃負

上哀王書 襄王子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封于魏至斯命為諸侯惠王謍稱王負大夫如耳母也哀王為太子政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負因款門上書王名入對以此毀貞女之

行亂男子之别王善其言遂還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列女傳

范痤

獻安釐王書王名圉昭王子

痤為魏相趙孝成王用虞卿計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痤於魏而欲移從於趙魏王許諾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信陵君遽言之王而出之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

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戰國策○史記云王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

遺信陵君無忌書無忌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相魏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

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戰國策○王云襲趙之欲倍趙之割

此語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故免

同前史記○說苑亦載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田齊

閔王名地宣王子燕樂毅下齊王出走莒楚使淖齒殺之其先陳厲公子完奔齊為工正食采于田

至田和

為諸侯

遺楚懷王書王名熊槐威王子

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王書

楚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决下其議

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

雎議當合齊以善韓懷王許之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

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寝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令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史記

謝孟嘗君書

閔王使孟嘗君就國於薛客馮煖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

之者富而兵彊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劒一封書一謝孟嘗君㬊復誠孟嘗君請立廟於薛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辠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戰國策

楚姬匜盤銘 十七字 博古圖

齊侯作楚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楚姬匜銘曰齊侯作

楚姬寶匜此其盤也楚與齊從親在湣王時也博古圖即以齊侯為湣王亦恐未然

田文　靖郭君嬰庶子威王孫嗣立于薛是為孟嘗君

遺秦穰侯魏冉書

齊湣王時孟嘗君歸老于薛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因蘇代代謂孟嘗君曰周最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之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穰侯書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齊滅宋欲去孟嘗君奔相魏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敝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史記○戰國策薛公為魏謂穰侯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

冉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彊秦王畏晉之彊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鮑云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因罷兵到觸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史記燕將見魯連

書泣三日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
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復見辱乃自殺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
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
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令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

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

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顔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吴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戰國策○鮑彪云彪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録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不

暇檢校也陳師道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且田單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為齊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一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葢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刼爾不聞其他此因騎刼而訛也〇余祭酒有丁云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之前此書乃

引桼腹事故鮑彪疑為後人補撰

同前 史記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

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

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

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

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振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忘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

顧公擇一而行之

即墨富豪

遺燕將書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遺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家族妻妾令安堵田單子

齊人誦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

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七略作齊語

天口駢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無天口駢三字○駢田駢也騶衍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智不盡炙如輠也

田者祝 史記淳于髡傳齊威王使髡于趙請兵禦楚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豚蹄酒一盂而祝曰云云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篝叶斤敷反家叶攻乎反

○篝籠也汙邪下地也田也

蠏螺者宜禾汙邪者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荀子注載此事其辭全異蠏螺高地也

皇霸文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霸文紀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監生臣孫祥鳳

皇霸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編

秦

穆公

嬴姓名任好其先周封伯翳之後非子于秦至襄公始為諸侯惠文稱王始皇稱帝

筮伐晉辭

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秦穆公鼎銘　二百三字○博古圖○鼎按穆公子康公康公子共公則此銘為共公也

成曰不顯走皇祖穆公克夾鬻先王曰左方穆成公亦闕歷望一闕皇考幽大叔繼闕命成允闕祖考政于邢邦弘闕大闕賜朕般右作命臣工哀哉用天降亦喪于上或亦惟嚣屖鮧方率南闕節東闕廣闕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闕命迺六吕㞢八吕曰晃成共侯闕方闕眉壽子右吕闕客欲匡每克我闕爵武公迺闕我率公朱軒百枀屼𩊚百徒闕作王闕㭑月闕𧊒揚六吕𦥑

八呂闕　侯闕丏勿闕壽率雩闕以闕乜闕　至于䜩

京我闕　定闕方𦥑闕成闕　乇用作

乃寶闕　其萬萬子孫孫闕寶用是鼎得於華陰乃秦故地曰不顯走

者詩言有周不顯走者如太史公牛馬走自卑之稱皇祖穆公者弢秦世先武公次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今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禘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常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元王桓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卨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禘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益自烈考以上逮於文母也此鼎文世次亦有所法

秦昭和鐘銘

歐陽修集古錄云按史記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襄公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鐘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　銘百三十九字夕闕半下闕一字考古圖作秦銘勲鐘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㒸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乃秦虩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師秉明德叡旉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呼夙夕闕　起萬生是賴咸畜百辟胤士楚楚文武鎮靜不

庭𨗴疑作西夏燮百邦于秦執事作昭和鐘乃名曰𢡱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皇以昭格孝享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惠在位高弦有慶數有四方永寶宜

同前　廣川書跋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虩事䜌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虩夙夕剌剌桓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藹藹文

武鎮靜不廷優攸燮百邦于秦執事匭咊鍾故曰諅邦其音耽耽雝雝孔煌以昭零孝享以受毛魯多釐眉壽無疆畯惠在位高引有慶匍百四方永寶用宜事或釋作使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桓趨趨善緣木走之才讀若王子蹻攸音避燮古文變从言籀文燮从羊羊音飪若滋秦文作變从羊匭古文簋諅柯顫反柭柯也古文與格同煌文作其音光雝銚雝孔零說文音落謂零落也楚詞曰氷凍于零澤音鶴鐸頗之推以零音賜令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魯古文作旅楊南仲匍作薄借讀令以文考定當為撫

孝公 名梁獻公之子徙居咸陽立二十四年

下國中令孝公既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衛鞅聞是令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用以富彊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郎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

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賔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惠文王名駟孝公之子立十三年始稱王

詛楚文集古録云秦祀巫咸神文王厚之順伯云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最後得亞駞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異述秦穆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史記世家年表秦自穆公十八世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横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令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之地欺楚使

絕齊倍約不與懷王復發兵攻文曰述取我邊城新郢及郱令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也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聲近遂以熊相為威王熊商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加兵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十八世遂以為頃襄王橫秦人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時楚已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或謂姓書以熊相為芊姓如熊相祺熊相所熊相宜僚皆芊姓列國類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槐年表作魏傳寫之誤也○按集古以此文非懷王槐則頃襄王橫疑相傳寫為橫也槐亦近相當為懷王如順伯所論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告于不
顯大神巫咸吕底楚王熊相之多辠㫺我先君穆公及
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㠯壹絆以婚姻袗以齋盟曰
枼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
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甚亂宣奓競從變輸盟刺內
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
冥室櫝棺之外中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
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

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求蔑灋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吕圭王義牲逑取倍邊城新郢及鄔長敘倍不敢曰可今有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倍邊競將欲復其賍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鞹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吕自救毆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剸楚師日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吕盟大神之威神王厚之音釋通作者又秦之又作有今有悉興之有

作又亶壁之亶古宣字通作瑄讀作者是繆作寔戮郎
作仰康作庸失作佚甚作耽從作縱競作境輸作渝者
作諸𥿄作鄭古字者殸郎敢亶即宣吕郎以厎郎底䠼
郎移嵓㚖郎若壹業郎葉逌郎道夌郎侈虩郎㬥敵郎
婦𢓜郎咸𠟭郎則列郎烈俖郎倍𢻱郎姓瀏郎法𢎳郎
我一作吾𢽬郎親意郎億䏶郎凶作兇非𠎤郎𣣍殹郎
也㝵郎𠭃亯郎克𠭯郎制箸郎著〇忠一作𢚔鄔一作
柳𥿄一作𥿄〇久湫本告于不顯大沈久湫𦍌作姑𣪘
作也亞駝本告于不顯大神亞駝今有久湫亞駝並作
今又𠭯久湫亞駝並作𠟭導為反爾雅云𦐈𪗇也巫咸
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郎朝那
湫久音故亞駝音郎呼沱呼沱河在靈丘

今文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䪺布忠告于不

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泆耽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

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犧牲逑取我邊城新郢及鄀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貺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鞼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久湫本大神巫咸皆作大沉久湫久讀作敀忠作愍

昭襄王名則一名稷武王子

遺楚懷王書 懷王名熊槐威王子

初懷王使太子橫質于秦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太子殺之而亡歸秦復伐楚昭王遺懷王書懷王於是往會秦昭王閉武關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

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史記

遺楚頃襄王書 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秦乃遺楚王書楚患之復與秦平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史記○王云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屈辭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予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 勝趙惠文王弟為趙相 魏齊魏諸公子為魏相

魏齊相魏時以須賈言范雎使齊受牛酒持魏國陰事告齊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因王稽入

秦昭王以為相封應侯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為睢報讎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平原君入秦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使人歸取魏齊頭且復遺趙王書齊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初難見之齊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乃出平原君歸趙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遺趙孝成王書　孝成名丹惠文王子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並史

記

華山博刻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勒之曰○文心雕龍秦昭刻博於華山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生不宜稱謚此應後刻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楚子母呂不韋姬有身而內于楚嗣秦王二十六年并天下稱始皇帝

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莊襄王子楚初為質於趙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因西游秦求為安國君適嗣取邯鄲姬與居有身因獻于楚而生子政及子楚歸秦郎位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三

年甕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與私通又進大陰人嫪毐辛太后事洩夷嫪毐三族而遷太后免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恐其為害乃賜之書不韋恐誅飲酖而死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户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史記

與燕太子丹誓書

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云云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

燕丹子○一云廄門肉烏生肉足○按風俗通云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欲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事與語稍不同按史記刺客傳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論衡載感虛篇風俗通載在疋失並辨以為非然亦並不言為書

止諫令

說苑云秦王太后不謹幸郎嫪毒秦王取毒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遷太后咸陽宮下令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最後齊人茅焦諫秦王乃迎太后於雍立焦為傅

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蔾其脊

下丞相御史議帝號令　史記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

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頼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奏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

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
朕
秦王報制曰可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除謚法稱始皇帝制
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鄒嶧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誦秦德○三句為韻此下七銘並李斯篆書○章藻金石文注云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山封祀並勃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琅邪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秦德凡七處史載其辭者五二十九年之罘又載東觀刻辭惟嶧山之罘二辭史不載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廵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阤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二十徐鉉作廿字音入廵作軔二世詔皇帝曰以下在嶧山始皇刻石之旁鄭文寶刻徐鉉模本于長安國學牽連誤按今載在後

泰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與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之罘碣石會稽三銘皆然○旁刻二世詔如嶧山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

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趙明誠金石録云大觀間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摸以歸以史記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碑作親剌遠黎史云大義休明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碑作陲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體順史云施于後嗣碑作昆嗣○隔史注一作融

琅邪臺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既封泰山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黄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此文前兩句為韻古之帝王以下三句爲韻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

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盖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
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
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没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搏古專字揖音集陵一作凌辟音避

畫戶卦反革叶音棘夏音戶者音堉馬音老倫類也爵卑于列侯無封邑者隋開皇初京師得始皇鐵秤權丞相隗狀則林當為狀見顏之推家訓

之罘刻石文 始皇二十九年東游登之罘刻石又刻其東觀其辭曰○此與東觀三句為韻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觀音琯意

音憶

東觀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

天下菑害絶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守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怠協旗疑音銅基反

碣石刻文

史記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三句為韻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

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復一作優泰平一作泰宇方叶韻久一作分請刻此石碑文作刻此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徐獻忠云此文必有冠首三句如嶧山泰山方成文

會稽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游左丞相斯從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文三句為

韻又有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賔像茫然不識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賔案此南齊古文苑及金薤琳琅並引宋書誤○史記正義云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是

小篆書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剸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

行為辟方內飭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辠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元申屠駉摸刻會稽本攷

長作脩長三十作廿追道作追前軌度作度軌○追首一作追守舊章碑作畫璋自彊碑作邦疆省一作非無臯作無辜敦勉作敦誡垂作陲

金人銘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 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李次升謂得之卬中金人脇下余考此秦金人銘也昔秦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為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從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胷文後董卓以其九鑄錢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復置長安以其二

為錢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藏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為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于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間也

句曲良常山篆壁文　茅君内傳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於句曲良常山北埋白壁一雙深七尺李斯刻篆壁文

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名素壁　眞誥引載

傳國璽文　始皇并天下乃用藍田玉為璽方潤四寸命李斯篆書飾以蟲鳥魚龍之形鄭文寶傳國璽譜云用卞氏璧工人孫壽刻漢高祖入關子嬰奉璽降及魏受禪篆小七字于側曰魏所受漢傳國璽相傳至五代後唐清泰帝焚于摘星樓當晉懷帝為劉聰所執璽入劉石

至穆帝時始歸故自穆以前皆稱南朝為白版天子其重如此若蔡京之辨識于宋崔彧之奏進于元必偽物也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應劭漢官皇甫世紀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為錯又元史楊桓傳受天之命既壽永昌案史記正義秦紀注引漢書載秦璽文云昊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晉郗愔表慕容永稱藩奉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當別是一璽非傳國璽也

九字璽文

國子博士文彭云李斯小篆其文亦非漢以後決為秦璽無疑 ○附

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

賜公子扶蘇書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扶蘇及崩高與李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扶蘇自殺蒙恬以屬吏使者還報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又詐書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

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史記

羣臣尊始皇廟議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無名附

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

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與趙高詐為書賜太子扶蘇死而自立三年為高所弑立兄子嬰沛公入關子嬰降秦亡

刻始皇刻辭詔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至遼東而還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

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去疾姓馮

秦鐵權銘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顏之推家訓云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凡四十字其一所凡五十八字一磨滅見五十七字書兼古隸余被敕寫讀與內史令李德林對其丞相狀則知琅邪刻石文丞相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棐集古錄載一銅鍰一銅版並有前銘考古圖二秦權銘連作一篇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鼎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此始皇詔也黔寫作黔狀作疾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此二世詔書跋云皆有刻辭焉刻此詔故刻左使無疑

又秦權銘宋呂大臨考古圖有二秦權一出河南李氏一河東王氏銘辭並同顏氏家訓此下有平陽斤三字圖闕釋文亦不引證家訓豈未考及耶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鼎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

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

責問李斯二世用趙高誅罰日深賦斂愈重於是戍卒陳勝等爭起叛秦斯數欲請間諫不許二世責問斯斯阿意以答○按二世既不許請間則此非面語又不言使人亦詔令之屬耳秦紀所載大同附後

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羮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

之養不㲉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

害爲之柰何

秦紀載云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宫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溜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按此進諫與二世答似非面語

公子高

上二世請死書 二世用郎中令趙高之言更為法律大臣諸公子僇殺相連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二世大說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孝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

皇霸文紀卷十一